

談談《增一阿含經》的譯出

林崇安

(法光雜誌,250期,p.1,2010.07)

在漢譯的四阿含中，關於《增一阿含經》的譯出和譯者，學界仍有不同的看法。以下略述其中一個合理的看法。首先，根據東晉道安的〈增一阿含序〉（385年）的記述：兜佉勒國的沙門曇摩難提從小出家，熟背《增一》和《中阿含》；他於秦建元二十年來到長安，武威太守趙文業請他誦出《增一阿含經》，經由竺佛念傳譯，曇嵩筆受，到來年（385）春譯訖，為41卷，分為上下部，上部26卷，下部15卷，共四百七十二經。上部的錄偈全具，下部則缺失。《中阿含經》也同時譯出，這二阿含共一百卷。

梁僧祐（445~518）的《出三藏記集》〈新集經論錄〉和〈曇摩難提傳〉的記載，同樣指出，《增一阿含經》和《中阿含經》的初譯是由曇摩難提誦出，竺佛念譯傳。這二阿含的初譯本後代都失傳了，但部分的經文還保留在梁寶唱等人（約516年）所撰的《經律異相》中。曇摩難提誦出二阿含後，遭逢慕容之難，「在秦積載，後不知所終」（出三藏記集卷十四）。

由於初譯本的翻譯有所缺失，不久，隆安元年（397）東亭侯王珣，邀請僧伽提婆重新翻譯《中阿含經》，由罽賓沙門僧伽羅叉執胡本，僧伽提婆直接翻為晉言，隔年夏完成，共60卷。這是《出三藏記集》〈僧伽提婆傳〉的最早記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這僧伽提婆的傳記中完全沒有提及他翻譯了《增一阿含經》，反而指出「曇摩難提出二《阿含》」。經由僧伽提婆重新翻譯的《中阿含經》一直流傳至今。

約於西元405年，初譯二阿含的竺佛念，一方面受到《中阿含經》重譯的刺激，一方面有更多的胡本資料做參考，並以初譯的《中阿含經》來補充，將原先初譯41卷的《增一阿含經》增補成為50或51卷的《增一阿含經》。這一增補本的經文，曾被梁僧祐撰的《釋迦譜》（約500年）所引用。總之，梁代還有《增一阿含經》的初譯本和增補本二種，其後只有增補本一種下傳。現存的《增一阿含經》就是竺佛念的增補本。

現存51卷的《增一阿含經》仍然保留有原先41卷的痕跡，例如，

由於經數仍維持 472 經，因而《經律異相》所引用的初譯卷數號碼自然會比增補本為小；錄偈的分佈上部多（現存 51 卷的 40 卷以前），下部少。許多經句也呈現出竺佛念特有的譯語。

竺佛念所譯的聲聞經還有《出曜經》30 卷（399 年），其後譯出的有《菩薩瓔珞經》14 卷、《最勝問菩薩十住除垢斷結經》10 卷、《菩薩從兜術天降神母胎說廣普經》7 卷等，表示他同時對大乘經也有濃厚的興趣。西元 413 年，竺佛念還和佛陀耶舍共同譯出《長阿含經》（此時竺佛念的少數譯語略有調整）。由於竺佛念同時也翻譯大乘經，因而他所增補的《增一阿含經》比其他《阿含經》有較為明顯的「菩薩」傾向，這也就不奇怪了。

為何有人誤認現存的《增一阿含經》是僧伽提婆重新翻譯的呢？追其原因，是始自《歷代三寶紀》（597 年）突然提出僧伽提婆譯有 50 卷的《增一阿含經》所致。現存的《增一阿含經》與僧伽提婆所譯的《中阿含經》，二者的譯語其實有明顯的差異。

上述這一看法，在於指出，《增一阿含經》雖由曇摩難提誦出，但其初譯本和增補本都是由竺佛念譯為漢文的。